

歷史與空間

■ 關則思

一聲妃子笑 古道幾征塵

三門峽高鐵站，一列白色復興號巨龍呼嘯西去。望着這條通向八百里秦川的鋼軌，我眼前驀然出現了崤函古道上那兩道深陷頑石的车轍：幾千年來，車載、馬拉、驢馱、人挑，熙熙攘攘、雨雪風霜……奔向大秦的咸陽、盛唐的長安。

夏至日，與河南思客幾位作家朋友來到崤函古道石壕段遺址，我被深深震撼了：古道一個坑連着一個坑，車轍碾軋的痕跡有一兩尺深，彷彿一條不見盡頭的深溝，還有深深的馬蹄印、模糊的腳印，我想：楊貴妃吃的荔枝難道是通過如此難行的古道日夜兼程送達長安的嗎？果如此，真可謂「一聲妃子笑，古道幾征塵」了！

崤函古道是洛陽至長安的古代官道在陝州（三門峽古名）段的總稱，歷來是「襟帶兩京」之鎖鑰，中原通關中、達西域的咽喉，也是古絲綢之路的一條主幹線。它已問世三四千年了。春秋時著名的秦晉鵠之戰在此塵兵，戰國時蘇秦沿此道游說秦國，唐開國皇帝李世民在此寫下《陝州詠》，詩聖杜甫夜宿於此目睹官兵抓人兇犯，寫下著名的《石壕史》。唐玄宗李隆基在位40餘年，多次「幸臨」陝州，留下《途次陝州》、《過老子廟》等詩作。他寫道：「境出三秦外，途分二陝中。山川入虞虢，風俗限西東……」陝州給他留下何等美好印象！唐代實行長安、洛陽「兩京制」，皇帝經常到洛陽，必經崤函古道，玄宗更是多次途經這條古道。

古代皇帝出行靠車馬舟楫，從長安到洛陽，一路訪古探幽也需月餘。唐玄宗和妃子們生活用品都須役夫們通過崎嶇崤函古道運來。函谷關附近盛產的靈寶大棗和「貴妃杏」都令妃子們笑逐顏開。眾所周知楊貴妃最愛荔枝，唐玄宗為博貴妃一笑千里飛馬接力傳送荔枝供其享用。封建統治者的任性與驕奢可見一斑。詩人杜牧《過華清宮》云「長安回望繡成堆，山頂千門次第開。一騎紅塵妃子笑，無人知是荔枝來」，形象描述了當年飛馬傳荔枝的情景。白居易在《荔枝圖序》中更說荔枝「若離本枝，一日而色變，二日而香變，三日而味變，四日五日色香味盡去矣。」山高路險，驛夫們在幾千里古道上日夜接力飛馳之艱辛和「七日夜至長安人馬俱斃」之慘狀不難想像！

唐亡百餘年後，「荔枝謠國」故事仍在民間廣為流傳。宋代大文豪蘇軾在《荔枝嘆》中寫

道：「十里一置飛塵灰，五里一堠兵火催。顛坑仆谷相枕藉，知是荔枝龍眼來。飛車跨山鶴橫海，風枝露葉如新采。宮中美人一破顏，驚塵漣血流千載。永元荔枝來交州，天寶歲貢取之涪。至今欲食林甫肉，無人舉觴酹伯遊。」該詩寫盡古道驛夫們為楊貴妃運送荔枝的艱辛。一句「驚塵漣血流千載」就是對風流皇帝的血淚控訴啊！所以他呼籲老天爺憐憫一下老百姓吧，不要再降生楊貴妃之流的尤物禍國殃民了！

這不僅是宋代大學士蘇軾的浩嘆，更是大唐勞民傷財、戰亂不斷導致由盛而衰的千萬百姓的心聲。當年周幽王烽火戲諸侯博褒姒一笑，導致大戎攻破國都，西周滅亡；而李隆基一味溺寵楊玉環不顧朝政，導致安史之亂，唐朝自此日趨衰落。世人不會稱頌周幽王對褒姒的一片深情，也不會讚賞李隆基對楊玉環的寵愛，他們的愛情建立在萬千枯骨之上，這樣的愛情除了顯示皇權的任性，再唯美也很難令人感動。正如一位現代作家所言「極致的美與至極的權力結合在一起，那就莫怪天下大亂了。」所以有人總結：「荔枝讓唐朝由盛轉衰！」

史書上沒有明確記載唐代運送荔枝的路線圖，《唐國史補》載：「楊貴妃生於蜀，好食荔枝。」然而「南海所生，尤勝蜀者」，於是，每年送到長安的荔枝來自遙遠的嶺南。蘇東坡則道「永元荔枝來交州，天寶歲貢取之涪。」他認為楊貴妃吃的荔枝來自四川涪陵。確實，在唐代，嶺南（廣東、廣西、海南）和四川瀘州、涪陵等地都盛產荔枝，而距京城長安最近的則是涪陵。唐代涪陵所產荔枝名「玉貞子」，果大、肉厚、色艷、味美。據說唐玄宗為取悅楊玉環，頒旨修建了一條從涪陵直通長安專運荔枝的驛道，世稱「荔枝道」。也有史料說楊貴妃吃的荔枝來自嶺南，直至今日，廣東、廣西還盛產果大肉厚、色美味甜的荔枝，名叫「妃子笑」。筆者某年夏季到深圳，正值荔枝成熟的季節，朋友專門買來帶着綠葉的鮮荔枝送我品嚐，她說：「這是最有名的『妃子笑』，唐朝的楊貴妃最喜歡吃這種荔枝耶！」我摘下一顆碩大鮮紅的荔枝放入口中，哇，果真名不虛傳，味道極鮮，甜潤可口！

可以想見，以楊貴妃「雲想衣裳花想容」的顏值和「三千寵愛於一身」的身價，無論嶺南荔枝抑或涪陵荔枝，在那個「一言九鼎」、君臨天下的時代，荔枝產地的官吏們一定會千方



■崤函古道石壕段遺址。

網上圖片

百計全力以赴將荔枝按時保質送到長安，討好皇帝和貴妃。不僅四川到長安有「荔枝道」，從嶺南到中原也有荔枝道，筆者認為，如果用驛站快馬，很可能會走崤函古道這條重要官道。因為洛陽至長安是條「御用熱線」，驛站最多、設施最全，可以確保「荔枝專線」暢通無阻。而運送荔枝又是皇家的一號秘密，所以連杜牧都說「無人知是荔枝來」了！

而史書上有明確記載的是，唐天寶元年（742年），唐玄宗將崤函古道上的桃林縣改為靈寶縣。又據《三國志》云，東漢時此地就大量種植大棗，五穀歉收時大棗還是士兵的軍糧。我知道普通大棗呈橢圓形，而靈寶大棗是扁圓形，大如核桃，皮薄、肉厚、核小、味甜，唐宋時大棗已是靈寶的地方名產了。唐宋的妃子們肯定不少品嚐靈寶大棗的甘甜味。靈寶大棗無論去長安、洛陽，還是宋朝的汴梁，走陸路都須通過崤函古道。但靈寶人溫柔敦厚，古人也缺乏廣告意識，更無文人墨客妙作其「新聞點」，所以靈寶大棗未能像楊貴妃吃荔枝那樣千古流傳。據悉，魯迅先生當年曾赴西安講過學，旅途中也吃過靈寶大棗，他還說過一句「靈寶大棗品質極佳，為南中無法購得」的話。靈寶的另一特產是「貴妃杏」，據傳楊玉環之父楊玄琰（後改名楊元琰）為東漢名臣楊震之後，祖籍就是靈寶豫靈鎮楊家村。楊玉環出生於父親做官的四川益州，父母去世後，她被叔叔楊玄 接回祖籍撫養，親自栽種了大杏，後隨叔父到了山西蒲州，被選入宮。後世人便將玉環栽種的大杏稱為「貴妃杏」，現已成為靈寶的特產之一。

如今這裡盛產的靈寶蘋果，色澤鮮艷、清甜爽口，全國聞名、暢銷海外。可惜在唐代尚未種植。如果當時就有，又被哪位貴妃愛上，說不定人們又會津津樂道「愛妃揚眉開口笑，絕世蘋果出靈寶」呢！但歷史哪有那麼多如果呢……其實，荔枝產自哪裡不重要，從那條古道運送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幾千年高高在上、殘剝百姓的任性皇權終於一去不復返了，荔枝、大棗和蘋果，早已是尋常百姓家的常客了！

字裡行間

■ 黃仲鳴

復旦名師

一九五〇年代，上海復旦大學。一名老師捧着一大堆外文書，走進課室。講到蘇俄或者某個西方作家的觀點時，總是隨手取出一本書，有時是英文的，有時是日文的；翻到某頁，邊翻譯邊講解，撼動了不少學子的心。

這位教授名叫賈植芳，上課沒有講義，只有疊疊的一疊書。他改學生的作業，也是最無情的。有學生創作了一篇小說，賈植芳或者批改的地方太多了，傷了學生的自尊心，氣呼呼地與他爭辯。賈植芳把他請到家裡，認真談了起來。學生終於服氣了，以後就常住老師家裡跑。

賈植芳門前毫不冷落，串門的學生一批又一批，被譽為魅力型教授。他的得意門生不少，追隨者也不少。後來都學有專精，在講壇、文壇叱咤風雲，如章培恒、范伯群、陳思和等。那位不服氣被大修大改小說的叫施昌東，都有建樹，可惜英年早逝，最傷賈植芳的心。

以上賈植芳的事跡，見於陳思和一部書《我的老師們》。作者何許人也？復旦大學七七級中文系學生，也即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，畢業後留校任教，是賈植芳培



■一部寫人物隨筆的好書。

作者提供

粵語講呢啲

■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龍虎武師、爛棉衲、甘草演員、綠葉演員、性格巨星

粵劇中的軍隊分「前」、「中」、「後」、「左營」、「右營」共「五軍」，由負責武打和翻跟斗的兵卒擔綱。「五軍」又稱「五軍虎」，寓意如「虎」般威猛；又「龍」（形）和「虎」（形）的角色一般都是由經常在舞台上「龍」騰「虎」躍的「五軍虎」串演，所以又有「龍虎武師」的稱號，或簡稱「武師」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粵劇開始走下坡，不少「龍虎武師」轉戰粵語片。為此，在影片中擔任武打角色的「臨記」也沿用「龍虎武師」這個稱號了。

舊時戲班做「神功戲」，陣容龐大的《六國大封相》屬例戲，當中當然少不了翻跟斗的「龍虎武師」的演出。正因此，「龍虎武師」的生計就有了保障。然而，他們的薪酬並不高，一般只能解決生活上的基本需要，正所謂：

做你唔死，凍你唔曬

有「龍虎武師」就自嘲為「爛棉衲」（廣東人叫「棉襖」做「棉衲」，「衲」讀「納」），意為雖破爛，但總算有件禦寒衣物；比喻溫飽不太成問題；也有勉強勉強，還過得去的意思。

示例：

近年，有經營百年的「海味店」的負責人表示，昔日盈利甚豐的「海味行業」如今已變成「爛棉衲」，僅可維持而已。【註：「味」讀「味6-2」】

上世紀八九十年代，當劇情有需要主角進行一些驚險刺激的動作，如：翻牆跳樓、攀崖墮海、亡命飛車、衝出火場等時，一般會由具特殊技能的人「代勞」。以當時的客觀環境，最有條件接受該個「任務」的就是「龍虎武師」，而這亦為該個行業開創了新的一頁——把動作特技注入電影業。憑藉這群被稱為「特技人（Stunt）」的「龍虎武師」的「玩命」演出，不少香港的特技團隊獲得了美國片商的垂青。武術指導袁和平被邀請在荷里活片《廿二世紀殺人網絡1及2》（The Matrix 1&2）以及由海峽兩岸暨香港與美國合作拍攝的《臥虎藏龍》（Crouching Tiger, Hidden Dragon）中擔任全盤的動作設計就一時成為佳話。不說不知，出身於香港，成名於荷里活的導演吳宇森在《不可能的任務2》（Mission Impossible 2）中展示的多個震撼特技場面也是由香港「特技人」推波助瀾的。

「中醫」行頭有句話流傳於坊間：

冇甘草唔成藥材

「甘草」藥性溫和，正如廣東人所說的「搭乜都啱」，因而經常在中藥上被用作搭配。在藥理上，「甘草」既能引導藥物直達病變部位，也具調和各種中藥的功能，於是就有沒「甘草」就不成藥材的講法。有行內人戲稱，「執藥」（配藥）時會多加幾片「甘草」，一則增加分量，可以多拿一點藥金；二則肯定不會有副作用，情況如同看西醫時那包「維他命丸」，實屬可有可無也。

「做戲」行頭就有所謂「甘草演員」這類角色，他

們在演出中的功能一如「甘草」在中藥的效能一樣，具有搭配、引導與調和的作用；看他們的演出猶如銜着「甘草」，愈銜愈覺甘味，所以若然沒他們的份兒怎成事。這類演員每多具備一大特點——寂寂無名。對好大部分觀眾來說，他們從小至大便見證着這類演員的演出，卻總是說不出每個人的名字。話說回來，「甘草演員」的演技精湛，除令劇目生色不少外，他們會不時提點後輩，起着「以舊帶新」的作用。總而言之，他們的參與令上上下下有着那種不可言喻的「壓場」氣勢。不得不提，好一部分「甘草演員」原來並非泛泛之輩，如曾是亞洲影帝的姜大衛、國語片時代的武俠大導演楚原，只是隨着年齡增長及又因不甘寂寞而「屈就」這類角色。常言道：

牡丹雖好，還須綠葉扶持

一個劇目，主角重要，但總不能唱其「獨腳戲」。為此，「甘草演員」就起着「綠葉」的作用，無怪也會有人叫他們做「綠葉演員」；當然，「綠葉演員」也不乏年輕之輩。



雖無明文規定，電影中當男主角的非俊男莫屬。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這個局面有了根本性的改變——起用身形粗獷，甚或由可稱之為醜漢的男演員「擔正」，西方的有查利士布朗臣（Charles Bronson），香港的有陳星（有「東方查利士布朗臣」的外號）就是當中的表表者。為了凸顯這類主角的硬朗形象，在電影的宣傳上他們或會被冠以「性格巨星」這個頭銜。後來，有人用上「性格巨星」這個雅號來稱呼那些其貌不揚的男演員（非主角），似褒實貶也。

現實生活中，我們不難找到「性格巨星」的蹤影；他們我行我素，自以為是，從不買賬；與之相處或共事，肯定鬧得不愉快。理論上，這類人在職場上應不可能有什麼生存空間，而事實卻非如此。他們絕大部分是超實力派，且對所屬行業中的行情瞭如指掌；如斯特質在市場上應屬稀奇，要找替補並非易事。就在公司利益的大前提下，其上司只好「暗啞咕」，容忍且萬般遷就這類桀驁不馴的「性格巨星」了。

詩語背後

■ 江 鄰

聖彼得堡之夏（上）

風流何必論西東
一片妖嬈水彩中
曼舞輕歌浮白日
雕樑畫柱沐清風
相逢但問遊園好
對飲猶聊要塞空
應恨光陰留不住
千秋霸業只匆匆

聖彼得堡位於俄羅斯聯邦西北部，全市人口520餘萬，是世界上居民超過百萬人的最北端城市。

每年6月22日，是聖彼得堡的白夜節，標誌着這座北國水城夏日的到來。這一天，太陽直射北回歸線，地處北極圈附近的聖彼得堡，全天23小時是白天，只有1小時是黑夜。而這1小時，也不全黑，只是灰濛濛的天色，讓人有了夜的感覺。

此次訪俄，在聖彼得堡逗留了5天，卻沒有趕上白夜節。我們是6月21日上午離開的，同白夜節擦肩而過，但已能處處感受到節日的氣氛。為了彌補遺憾，幾個意氣風發的團友，午夜時分，專程繞葉卡捷琳娜宮走了兩個小時。據導遊講，聖彼得堡一年到頭好天氣不多，我們卻全碰上了。每天都是碧空如洗，麗日高照，夜短晝長，以致暑熱難耐，不禁讓人懷疑，自己真是身處一個如此高緯度的城市？

夏日白夜，風光無限。挺拔俊俏的斯拉夫少男少女，穿梭在精緻的巴洛克式建築之中，演繹出從容舒緩的生活節奏。觸目可見的日光浴，便是難得的世態風情。在冬宮對面彼得堡羅要塞的河岸草地上，在芬蘭灣綿延數十公里的沙灘上，在遍佈城中任何一處市民公園和林蔭道旁，你都可以看到幾乎全裸的男男女女，三三兩兩，或老或少，或坐或臥，怡然自得地享受着暖暖的陽光……清新的空氣拂面而過，整個人彷彿都融化於大自然了。

聖彼得堡是一座道地的水城，有「北方威尼斯」之稱。整座城市位於芬蘭灣最深處大涅瓦河與

小涅瓦河匯聚而成的三角洲上，大小島嶼近百個，由四百餘座橋樑連接。人工運河縱橫交錯，以疏緩芬蘭灣倒灌進入城內的海水。波羅的海海岸線蜿蜒曲折，形成無數漫灘。舉目望去，天空日色透明，河面波光如黛，沿岸樓台錯落，水城魅力盡顯。

然而，透過一派祥和的夏日風情，我分明看到了這座城市獨特的發展脈絡，感受到了它所經歷的滄桑。

中國歷史上有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」的說法，照這個句式，俄羅斯歷史端的是「弱久必強，強久必弱」。作為東斯拉夫人的一個族群，俄羅斯一直自稱「羅斯」，後來又怎麼成的「俄羅斯」呢？這次陪同我們的導遊是蒙古人，據他講，由於歷史上羅斯長期遭受蒙古人統治，蒙古語發音習慣在專用名詞前加一個「O」音，羅斯便成了俄羅斯。五百年來，俄羅斯從臣服於蒙古金帳汗國的莫斯科公國，到以第三羅馬帝國自居的沙皇俄國；從帝國主義鏈條中最薄弱的一環，到世界格局中雙超並列的一極；從蘇聯解體後的迷惘混亂，到而今縱橫捭闔於國際舞台的戰鬥民族……其起伏跌宕之路，在世界歷史上實難多見。

聖彼得堡作為沙皇俄國的首都，正好經歷了一個由弱轉強、由盛而衰的輪迴。

故事還得從十五世紀中葉講起。1453年，土耳其人攻破君士坦丁堡，東羅馬拜占庭帝國滅亡。兩年後，一位名臣索菲婭·帕列奧羅格的拜占庭公主出生，並流亡羅馬。1469年，14歲的索菲婭公主遠嫁莫斯科，與比她年長15歲的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成婚。這是一樁典型的政治聯姻，緣於羅馬教皇的授意，主要是為了爭取俄羅斯的支持，共同對付土耳其。

伊凡三世此時已稱全羅斯大公，但在教皇眼裡，還只是偏安一隅的諸侯。索菲婭作為拜占庭

養出來的高足。現時是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、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導師。他這部書，寫復旦精神、寫復旦人物，也寫「在我求學成長過程中對我有過教誨、有過提攜，或者是直接幫助過我，他們中有些人與我只有一面之緣，有的則是忘年之交，他們在我的生命中產生過的溫暖和影響，是我不能忘記的。」（見〈自序〉）

書中對賈植芳著墨甚多，他教導陳思和如何從事作家研究：一是要從讀原版入手，從最初的文本來把握作家的真實的思想，然後再校勘後來版本中作家的修訂內容，從中來看時代對人格的某些影響。二是要多學幾門外語，吸收新的思想資源和學術成果。這兩項可算是研究者須具的本領。

復旦另一教授朱東潤，授杜甫《茅屋為秋風所破歌》時，詣草堂頂上的茅草被風吹走，有窮孩子拾去，杜甫罵那些孩子是盜賊。朱東潤說，拾去就拾去吧，一點點稻草被拾去了，就罵孩子是賊，太過分了。陳思和說：「朱先生的說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」

中文系的老師說，文革初起時，朱東潤就被揪出批鬥，牆上寫着大標語：「打斷朱東潤的反革命傲骨。」朱東潤昂首挺立，批鬥的人硬按下他的頭顱，他一忽兒就昂起來，於是再按、再昂，反覆多次；個個說他真有「傲骨」。但據朱東潤說，他的頸脊椎有病，想低頭也低不下去。

當年復旦名師多。有位陳子展也是賈植芳家中常客，談興逸飛騰，見到陳思和一班後生小子來到，就閉口不言，打個招呼就走了。據賈植芳說，在運動時，他吃過年輕人的虧，所以不願與年輕人打交道。

《我的老師們》的人物特寫，都是平凡不過的普通知識分子，是「夏夜天空中的星星，散發着燦爛的光亮」。（見〈自序〉）